

嘉峪关, 不老的孤城岁月

□ 合肥 董地轴

夏日的河西走廊, 连绵起伏的祁连山白雪罩顶, 山下是冒着热浪的戈壁, 车窗外, 一望无垠的戈壁是没有风景的风景, 一种“今夜不知何处宿, 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苍凉和荒蛮心绪萦绕在心头。这少了绿色的旷野仿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强音在迸发, 点缀在戈壁滩中的骆驼刺和红柳让你在体验亘古蛮荒的刹那间还能洞悉生命的孤寂与不朽。

抵达嘉峪关时正午。关口大门边有赵朴初先生书写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有国家旅游景区“5A”标志, 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标识, 更有导游的三角旗和喇叭声以及鼎沸的人群。身临其境, 已经很难从古人诗歌中感受到当年那种意境和韵味。然而, 这些都遮掩不住嘉峪关关陲锁钥的雄浑和苍凉。远望, 巍巍祁连山、黑山依然如故, 悬壁纵伸山脉里。我仿佛听见了战鼓咚咚、喊声阵阵, 看见狼烟下沙场壮士铁马金戈驰骋的踪影。嘉峪关, 远离城市现代化建筑, 依然给人一种万仞山下一“孤城”的从容和伟岸。

时光的车辙回到公元1372年, 朱元璋派西征将军安徽定远人冯胜, 取河西走廊, 几次击败元兵, 河西走廊平安。冯胜挥师瓜沙后回肃州, 为了稳固西北边陲的安宁, 扼守外敌来犯, 他深思熟虑, 发现肃州西的嘉峪地区是千里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最狭窄之处, 形如瓶口, 东连酒泉、西接玉门、南临祁连, 冯胜决定就此建筑城, 扼守咽喉。从此, 嘉峪关结束了有关无城的历史。除了建筑用于军事方面的设施外, 关城内还建有一座“关帝

庙”, 古代的武将们视关老爷为战神, 出征之前拜一拜关老爷, 保佑疆场不败, 平安归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关城内还建有一座戏台, 看来这是守关将士“文武张弛”之道。同时, 嘉峪关自古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上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 有此戏台, 来往的客商也可在此借宴饮、歌舞、吟诗、听戏歇脚休息须臾了, “西域来人汉家使, 嘉峪山前舞月圆。”

寥廓苍茫的戈壁滩上, 尽管昔日的金戈铁马已灰飞烟灭, 此刻, 登高远望, 戈壁中的红柳枝和骆驼刺随风摇曳, 又不禁将人带入“风摇怪柳空千里, 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虚拟镜像中。我想, 苍茫与厚重、悲壮与辉煌, 是嘉峪关这座雄关的底蕴和内涵。“天下雄关”斑驳陈旧的石碑, 经历了数百年历史的变迁, 昭示着岁月的更替。“冈峦重叠戴雄关, 关势峥嵘宵汉间”, 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巍峨和雄浑, 而在这无边的苍凉中, 几许沧桑、几许粗犷, 还有几许刚毅。恍惚间, 漫漫沙尘戈壁中, 那些曾经的往事依然在关内、在关外, 在城楼之上、在飞尘漫卷中; 在天地岁月之间, 在大漠孤烟里, 在长河落日中; 在前世, 在今生, 在生命的轮回里。只是, 你不知我是谁, 我却知道你楼上的风铃, 你悲壮的岁月, 你锁进一座城关里那些尘封的记忆, 见证历史的兴衰, 吟哦民族的羞惭与辉煌。

大将军冯胜率军民夯筑了这座雄伟的关隘后, 却迎来了皇帝朱元璋赐予的一杯毒酒而亡。此后多年, 明王朝将关城外以西的居民大规模内

迁, 大片土地遗弃, 巍峨雄关竟成了闭关锁国的城垣之障, 留下一段悲催的历史。大明的灭亡, 也非其城垣不坚, 从嘉峪关到山海关, 其筑城之固之广, 至今仍在大地上留痕。明朝夯筑了举世震撼的长城, 但其内心之“长城”却在不经意间轰然坍塌。朝政殃民, 勇士流放, 忠臣遭杀。与嘉峪关遥遥呼应的长城另一头, 大海边, 吴三桂不战而降拱手引清军入关, 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失守……

站在城墙上放眼西望, 仿佛看到了西域胡人在青嫩的水草边扬鞭策马, 听见了月色下羌戎轻击的胡笳、羌笛声, 俯瞰脚下, 遥远的绝响顷刻间被收容在这“明墙”和“暗壁”两条弯弯的长臂里。转身向东, 那些身着绫罗绸缎的长衫诗人和节度使, 他们细长的身影, 走走停停, 月升日落, 风涌云舒, 烟尘堆积起的世间流年敲击耳鼓。

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居然有一缕红色的光线斜射在城墙上, 光芒照耀下的城楼巍然对峙, 远处若隐若现的古长城在祁连山边绵延不断, 一派空旷辽远的萧瑟, 没有丝丝绿色, 没有鸟过无痕的怅然, 亦难以有林则徐“长城饮马寒宵月, 古戍盘雕大漠风”的感叹。然而, 气势恢宏的城楼让人折服, 张骞、班超的马队一路风尘而来, 还有那些背着馕饼的西域驼队出入关内, 那些传递文书的驿站邮差, 西去东往过境的官员, 左宗棠的壮志, 林则徐的悲悯, 那些明了又灭、灭了又明的岁月烟火, 定城砖、击石燕鸣、冰道运石、山羊驮砖等历史的印痕, 远去的足音于我眼前一一掠过……

我的参军梦

□ 铜陵 齐美道

当一名解放军是我中学时代的梦想, 然而命运之神却把我推上了讲台, 但是至今我仍然保持着对军人的崇拜与笃爱。因此每当耳边响起歌唱家刘斌《当兵的人》那慷慨激昂、雄壮有力的歌曲时, 我就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些岁月追逐参军梦的点点滴滴……

对军人的偏爱, 源于我读初中时受古典小说的影响。记得有一次, 同班的吴松同学在放学回家路上, 神秘而又天花乱坠地向我介绍了他祖父收藏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三国演义》。说实话, 当时我只对连环画情有独钟, 对长篇小说毫无兴趣, 从未看过。但经不住这位学友甜言蜜语的诱惑, 怀着好奇心在《新华字典》的“帮助”下, 坚持用十五天的课余时间偷偷摸摸地“啃”完了这部书。我看后下意识地觉得与此书相见恨晚, 原来书中的世界也“很精彩、很奇妙”。我爱不释手, 看了一遍又一遍。掩卷而思, 书中罗贯中妙笔下的人物与情节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这部书仿佛在我面前再现了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的三国古战场; 纵横沙场, 逐鹿中原, 血染战袍的三军将士。让我领略诸葛亮“隆中对策, 三分天下”的宏图远见, 周瑜“羽扇纶巾, 谈笑间, 檣櫓灰飞烟灭”的恢宏气势, 曹操“横槊赋诗: 扫清四海、纵横全国”的雄才大略; 让我惊叹关云长“单刀赴会”的胆略,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的勇猛; 更让我钦佩赵子龙“单骑救主”的壮举, 黄忠“老骥伏枥”的抱负。真是锦绣中华, 人才辈出, “一时多少豪杰”!

冬去春来, 转眼间, 我年满十八周岁, 符合参军年龄。这年冬季, 我和其他适龄同学满怀激情地报了名。参加体检, 我一路绿灯样样合格。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喜笑颜开。哪知道事与愿违, 最终因特殊原因, 我与军人失之交臂。当接到被淘汰的通知时, 那天晚上, 一夜无眠。

最使我揪心的, 是周围乡亲欢送新兵到部队的情景。新兵个个身穿崭新的军装, 胸佩大红花兴奋地走在队伍前面。他们在欢快的锣鼓声与响亮的口号声中, 脸上荡漾着幸福而自豪的微笑。我望着他们又羡慕又嫉妒, 为他们光荣入伍而高兴, 为自己惨淡落选而难过。

为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 后来我又连续两次参加征兵体检, 虽合格但始终不能通过, 无情的现实将我的梦想击得粉碎。最后, 中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我通过考试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如今身居讲台, 但情系军营, 对军人的热爱丝毫不减。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四十多年前那段对革命军人的追梦已深深铭刻在脑海中, 若有来生, 很想圆梦军营。

灯光

□ 肥西 查鸿林

晚上在公园里散步, 人群川流不息, 走到一个丁字路口, 路前面左右两边是水面, 且路是一个坡面, 有十来级与路面颜色差不多的砖砌台阶, 路过的人大多小心翼翼, 或相互搀扶, 因为这里树木竹林茂密, 周边黑咕隆咚, 没有灯光, 此刻经过的人们多么希望有盏指路明灯, 哪怕是微弱的光亮! 真不知道公园的管理者对此处的安排是如何考虑的。

如今, 生活好了, 各色灯光不足为奇。记得小的时候, 夜幕降临, 广袤的农村大地一片漆黑, 生活不富裕的农村, 农民们能省则省, 点灯迟关灯早, 看到少许的灯光跳跃, 心中都甚是欢喜。有天晚上, 五六里外的村子放映《铁道游击队》, 我迫不及待地邀约去看电影的小伙伴, 和他们结伴而行。那时家家生活都不好, 又没有手电筒, 我们完全凭着方位前行, 遇田绕田, 遇塘绕塘, 走在一条孤寂的荒埂上, 宁静的夜空, 不时有鸟受惊扑翅的声音, 或者“啊啊”的惊叫, 吓得我们一身冷汗。我们屏住呼吸, 没有一个人说话, 只听见脚下匆匆的步履声, 此时此刻多么盼望有一束手电的灯光照亮前行的路。走着走着, 前面看到稀疏的灯光, 接着有一些音响, 我们断定那一定离放映的打谷场不远了, 那是我们渴望的灯光。

灯光是夜晚前行不可或缺的光亮, 有意思的是, 有些灯光却是用来杀灭害虫的, 比如我们用来灭蚊的器具。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农村推广灯光杀虫的技术, 晚上, 好奇的我们跑到田间去探个究竟, 农田里, 到处灯光闪闪, 有拉电线接电灯泡的, 有用汽油灯的, 还有用煤油大罩灯的, 三根大竹竿支起一个高高的架子挂着灯, 灯下放上一个大大的盆子, 盆子里装满水, 那些大大小

小的虫子, 见到灯光, 就拼命地扑来, 一头撞到玻璃上, 由于用力过猛, 栽了下来, 掉进盆中的水里淹死了, 这就是灭虫的原理。

灯光不仅是方向和温暖, 灯光也是温柔和希望。我以前的邻居是对年轻的夫妇, 婚后由于工作原因, 长期居住两地, 久而久之, 情感产生隔阂。一段时间, 僵局难以扭转。丈夫即使回家, 也是三朋四友聚会多归家迟。妻子没有怨怪, 每个周末的晚上, 她都在客厅的灯下, 看书写字, 或做家务, 直至深夜十二点才去休息, 而且这盏灯必须一直亮到天明。丈夫每次不管什么时候回家总能看到家中那盏明灯, 明灯下要么是妻子在默默等候, 要么是多次添加的一杯温热的白开水。时间久了, 丈夫很纳闷, 后来是儿子向父亲说出其中的秘密。丈夫很是自责, 夫妇言归于好。女主人每次谈此, 总是微笑着说, 就是这盏灯才“照亮”了丈夫回家的路。

十多年前, 我去桂林看《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 晚上空旷的山水, 一道道七彩灯光穿梭其间, 映照得如同梦幻的世界, 山水相相间, 众多演员穿行, 演员们发出的号子声、歌唱声、舞蹈声, 辅之观众的哨子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演出精彩绝伦, 俯瞰场地, 宛如一个巨大的盆地里千万人在尽情狂欢。无独有偶, 家乡古镇也开启灯光秀, 古街上, 一盏盏光亮的油纸灯笼, 如同蜿蜒的长龙, 小河水里, 倒映着古民居被亮化的沧桑身段, 宛若天上人间, 更有护城河上空, 展示着各种各样奇幻无比的图案和造型, 百花齐放, 百鸟争鸣, 群雄辈出, 整个古镇仿佛梦幻的世界, 让人感慨万千!

这世界, 因为灯光, 黑夜变得温暖明亮。